



## 1 诗号 1

### 野花

■苏飞云（湖南）

在山脚 在路边  
在不显眼的角落  
一朵朵  
不知名的野花  
没有艳丽的颜色  
没有婀娜的身材  
自开自落，自舞自蹈  
从不介意  
是否有掌声与喝彩  
是否有勋章与荣誉  
随季节而生而灭  
随我而歌而乐  
如果你停下看看，闻闻  
那清新的质朴的芬芳  
沁人心脾 历久弥新

### 父亲的爱

■田桂铭（内蒙古）

他从不说不滚的话  
却把苦累都咽下  
用一双粗糙的手掌  
托起我整个天下  
风雪来时他挡在前方  
黑暗来时他点亮微光  
不擅表达，却用一生守望  
沉默的爱，深沉绵长  
父爱如松，立于寒冬  
父爱如石，稳重从容  
藏在背影里，藏在叮咛中  
此生不忘，这份恩重

### 顽石赋

■苦海（黑龙江）

石头的命，付予了端坐庙堂的  
财神爷  
石头的亡，交给了盘踞山野的  
山大王。

没有一块石头能被流水彻底洗  
尽斑驳  
甘愿扛起重千钧重负，半声痛楚  
不肯吐露。

默默铺就崎岖坦途，供山野牛  
羊牲畜等  
佝偻着身躯缓缓前行，容纳万  
般行迹。

我望见大地一座瘦骨嶙峋的采  
石场  
伫立在苍茫的群日落日余晖里

采石荒地上绽放着肆意烂漫的  
野花  
至艳玫瑰与天地间至刚坚硬的  
顽石

都与我隔着最远距离，我跑向  
采石场  
采花，把我绊倒的石头比野花  
多。

烈日姘紫嫣红，我双目被揉缩  
成岩缝  
惊觉肩项的不是脑袋而是块  
石头。

我将背负这一身嶙峋，荒山野  
气风霜  
丈量脚底因负重而显得愈发坚  
实的土地。

本期责编：王建成

## 记忆中的曲麻菜

■郝殿华（辽宁）

干净，蘸生酱或者蘸熟酱吃。由于曲麻菜较嫩，在中午和晚上吃的时候，曲麻菜有些打蔫了，还得把曲麻菜放在盆里用凉水泡上10~20分钟，曲麻菜就像早上刚挖时那样，支楞起来，蘸酱吃口感也好！

大地的曲麻菜抗寒又耐热，适应性很强。长出的曲麻菜总是一片一片的，用小铲子把曲麻菜从根部割掉后，过不了几天又陆续钻出新芽，慢慢长大，生长力旺盛。曲麻菜长成大叶时，叶子不再嫩绿，逐渐由紫色变成浅黄色。这时在挖曲麻菜时，我多数选在下午放学以后。下午去挖时，曲麻菜经过白天太阳照射都打蔫了，每一次就多挖一些，放在篮子和筐里还要摁一摁，目的是多装一些。拿回家后，母亲就将曲麻菜用锅里开水烫七八分熟，然后攥成团，把家里省吃俭用买来的黄豆和芝麻炒熟后，擀成碎面，加上少许擀碎的大粒盐，混合在一起，让我们把烫熟的曲麻菜蘸着吃。那时候，母亲动了不少脑筋，总是想方

设法给我们调剂曲麻菜吃法。有时将攥成团的曲麻菜切碎给我们蒸包子吃，有时将生的曲麻菜切碎，与玉米面或者高粱米面拌和在一起搅匀，用肉皮擦一擦铁锅，然后贴成大饼子吃。

从春天到初秋一直能吃到曲麻菜。我慢慢地长大后，才知道曲麻菜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有清热解毒之功，可治疗各种痈肿、疮毒。在那个年代，母亲只带领我们挖曲麻菜，从来没有与我们说过曲麻菜还有这么多作用，也许母亲当时真的不知道。

好景不长，几年过后，农村生产队在每年秋季用拖拉机进行深翻地，将地表的热土翻到地下一尺多深，将地下冷土翻到地表，曲麻菜连根带叶都被翻入地下，犹如进了地狱，再也看不到天日。从那时起，大地里再也长不出来曲麻菜，我们就此告别了吃曲麻菜的日子。

前两天，我在早市遇到好友老孙头，他带着上小学的孙子也来买菜。寒暄了几句后，

看见我买了曲麻菜，就对孙子说：孙子，爷爷小时候就是吃曲麻菜长大的。我想不到的是，他孙子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爷爷你就吹吧，这曲麻菜比猪肉都贵啊，你吃得起吗？听了这爷俩的对话，我感到两代人真的挺逗啊！我也在反问自己：这爷俩的对话有代沟吗？离开早市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在思忖：爷爷说的是亲身经历的历史，是事实，而孙子说的也没有错，是他对曲麻菜现实价格的认知。

过去吃曲麻菜是为了填饱肚子，减少饥饿，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辛酸和无奈，是一种成长经历和磨炼。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吃曲麻菜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口味调剂。虽然买曲麻菜吃与那个年代挖曲麻菜吃的味道是一样的，但在心里的情感和领悟是不一样的，不仅是回归大自然，更多的是一种乡愁和留在心底难以忘怀的记忆。

## 小个子和大个子

■王宇（陕西）

读书，小个子也读书。大个子一句一句读得认真，小楷字写得规范周正，从不偷懒。小个子读书不太讲究，常常抱着书若有所思。间或窗外麻雀飞过，扑棱棱的振翅声，就能勾走小个子的魂儿。读书之余，大个子足不出户，拿着鸡毛掸子拂书架上的灰尘，一遍又一遍，从不嫌烦。小个子时不时溜出藏书阁，看看天，看看地，撸起袖子，走一趟拳。大个子无奈地摇头。偶尔，小个子用网兜捕几只麻雀，裹好泥巴，架在火上烤。大个子大声斥责，小个子充耳不闻。

藏书阁的书不多。慧能大师的讲解，早已超越普救寺的藏书阁。小个子并不迷恋躺在书页里的汉字，他想弄明白方正正的汉字是不是能砌成一条大路，催生满地的庄稼，或者，调剂一味起死回生的中药。小个子的发问，常常让慧能大师措手不及。大个子总是用脚尖儿使劲踹小个子的脚后跟儿，他搞不懂，小个子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古怪想法。

三年后，大个子还是大个子，小个子还是小个子。只是大个子心里装着一间藏书阁，

小个子的心里装着一座山，或者更多的东西。

春末夏初，雨滴未落，干裂的土地无法接受种子的回归。靠天吃饭的老百姓欲哭无泪。慧能大师说：“走，下山去。”小个子很开心，大个子很担心。一路走来，赤野千里。老百姓挖完山上的野菜，开始啃食树皮。路遇逃荒的饥民，骨瘦如柴，一拨接着一拨，缓缓前行。小个子的眼前，又一次闪现出三年前的情景。浸泡在雨中的老屋轰然倒下，父亲的手露出废墟。屋外的小个子躲过一劫，跪在地上拼命刨土。雨停了，父亲的手僵硬了，小个子的眼泪流干了。小个子想，好端端的屋子为什么会倒掉。如果还有机会盖房，他一定会砌筑得结实结实。

阳光炙烤，没有一丝风。慧能大师冒着虚汗，倒在路边。小个子知道，慧能大师三天没有进食。大个子急得团团转，只是哭。小个子从鼠洞里掏出一条蛇，炖在瓦罐里。大个子说：“慧能大师是出家人，不能吃。”小个子说：“顾不了那么多。”慧能大师迷迷糊糊喝掉一罐蛇汤，醒过来了。

向阳山坡上有一处村庄。慧能大师对大个子说：“我的眼睛模糊了，你看那边的村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大个子看了老半天，也没发现有人走动。“师父，村子好像睡着了，只有白花花的阳光，估计村里人都逃荒去了。”慧能大师转过身，看小个子。“你说呢？”小个子说：“这个村子在苦难中休克了，但一定会醒过来的，村里人也会回来的，这里是他们的根。”

慧能大师艰难地站起来。“秋后开科考试，小个子去。”喘口气，又说：“大个子，你回村里去，娶媳妇，种田过日子。”小个子“扑通”跪在地上，“师父，我和大个子一起走。”

“也好。一起去吧。”慧能大师撩起袈裟，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普救寺僧侣的赈灾行动，一直在持续。入秋，小个子和大个子踏上赶考的路。

半年后，风尘仆仆的大个子返回普救寺。他带来一个好消息，小个子榜上有名。

慧能大师眼前一亮，笑了，笑得很慈祥。

